

外语学习中情绪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刘 丹, 王壹萱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摘要】情绪作为外语学习过程中的核心要素, 对学习者的认知发展、学习动机及学业成就具有深远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外语学习中情绪研究的意义、维度、方法及未来方向。研究表明, 外语学习情绪具有多维性特征, 包含积极情绪(如愉悦、享受)和消极情绪(如焦虑、无聊)的复杂交互作用。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 涵盖量表测量、动态系统理论及干预实验等多种范式。未来研究应关注情绪的动态演变过程、跨文化比较以及技术赋能环境下的情绪调节策略, 为外语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外语学习; 情绪研究;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动态系统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重点课题“网络同伴互评对外语学习情绪影响研究”(GJB1423249), 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同伴互评对外语学习情绪影响研究”(2023-KYYWF-1557)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4 月 3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5 月 9 日

【DOI】10.12208/j.ije.20250172

Emotion research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ontent and methods

Dan Liu, Yixuan W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Abstract】 Emotions, as a core el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ofoundly influence learners' cognitiv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significance, dimensions, metho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emotion research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 study reveals tha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s exhibit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involv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s (e.g., enjoyment, pleasure) and negative emotions (e.g., anxiety, boredom). Research methods have diversified, encompassing scale measurement, dynamic system theory, and intervention experiment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emotion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echnology-enhanced environmen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 research; Positive emotions; Negative emotions; Dynamic systems

外语学习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 涵盖了多个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语言能力和未来职业发展, 也对国家间的日益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习者来说, 外语学习作为一项助推学习者认知与思维发展的活动, 激发学习者经历各类情绪体验, 而学习者的情感又与自身认知交互作用, 共同制约语言习得的成效^[1]。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为外语学习者情绪的研究拓宽了思路, 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情绪在二语学习过程中

的普遍性及多样性, 呼吁采取整体观(holistic view)探讨丰富的二语情绪^{[1][2]}。鉴于此,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的外语学习情绪相关研究, 梳理外语情绪研究主要脉络及总结重要结论, 评析不足并发现当前研究尚存的问题, 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1 外语学习中情绪研究的维度

1.1 外语学习情绪分类

积极心理学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中的引入带动了情绪研究的蓬勃发展^[1]。在过去的十年中, 人们不断增

加对情绪研究的关注^[4]。情绪研究已经从单一的点扩展到了更为全面广泛的脉络谱系^[4]。学习者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会体验到不同的积极情绪,如享受、满足、愉悦等情绪。例如, Lee 探讨了勇气(包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兴趣的一致性)和课堂享受情绪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英语语言学习者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的意愿有关^[5]。

学习者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焦虑、无聊和愤怒等消极情绪。例如,王萧棋等学者探讨了无聊情绪对外语学业成绩的影响及其潜在调节变量^[6]。Pekrun 和 Linnenbrink-Garcia 将学业情境下唤醒的情绪分为三个维度:效价(情绪的正负性)、活跃度(情绪的唤醒程度)、指向目标(唤醒情绪的具体对象)^[7]。

综上所述,当前外语情绪相关的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扩展,但范围并不足以囊括所有常见学业情绪类型。Pekrun 等人指出了学术环境中学生最常报告的九种情绪:享受,希望,骄傲、解脱、愤怒、焦虑、羞耻、绝望和无聊^[8]。除此之外,因为学生的个体化差异不同,所以个体自身独特的情绪如羞愧、内疚、嫉妒、感激、自豪等情绪也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1.2 外语学习情绪相关变量

情绪是个人的主观体验与感受,会受到不同个体差异的影响。个体的差异因素如年龄、性别、母语水平等可能影响情绪研究的结果。其中,性别因素是众多研究者最为关注的。Dewaele 和 MacIntyre 发现学习者的外语愉悦情绪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容易获得愉悦情绪^[9]。在消极情绪的研究上, Lu 和 Liu 表明男性学习者的外语焦虑程度高于女性^[10],这样的研究结果恰恰与 Elkhafaifi 发现的女性学习者的外语焦虑程度高于男性学习者的结论相反^[11]。Kruk 发现不同母语水平的学生在厌倦情绪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母语水平高的学生厌倦情绪水平会更低,母语水平低的学生厌倦水平会更高^[12]。

总而言之,外语学习情绪由于个体的差异存在着不稳定的研究结果,相似的研究结论不一,甚至互相矛盾。因此,采用多因素变量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方面的个体差异探讨情绪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注重教学过程中不同角色转换的情绪体验。

1.3 情绪与教学语境的关系

近年来,情绪研究视角注重实用化、情境化的教学内容的转变,重视在不同教学情境下不同语言技能的教学带给学生们的情绪体验以及对他们个体情绪的影

响。外语学习情绪与听说读写这四项基本技能的关系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者相继研究了学习者的外语阅读焦虑^[10]、口语焦虑^[13]、听力焦虑^{[11][14]}、写作焦虑^[15],并发现这些语言技能的焦虑情绪都与学习者的学业成绩呈相关关系。

虽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是学习者的焦虑情绪,但随着情绪研究的发展,积极情绪与研究者的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相关的研究也呈持续性发展的态势。顾钧仪等人将研究重点放在反馈内容的教学情境,探讨从反馈提供者和反馈接收者的视角考察英语写作同伴反馈中的学业情绪及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与特点,并发现同伴反馈中的学业情绪和情绪调节策略既具有文化情境性,也具有学科情境性^[16]。

现有的研究探索了影响学习者外语情绪的教学内容特点,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大多数研究都为单一的研究主题,没有考察多种变量的相互调节作用,如阅读和写作在教学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效果。其次,研究内容的情境还是较为单一,母语、二语、三语、多语等不同语言环境的教学内容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这其中的差异值得研究者去深入了解。此外,目前存在教学情境化转变不够深入,对特定的情境研究还不够透彻的问题,对课堂活动,如角色扮演、讨论等情境的情绪体验;对形成性评价的情绪体验,如课堂测试、课下作业、团队合作任务等;对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等新型教学模式的情绪体验,如微课堂、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课堂等的情绪体验。

总而言之,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外语学习情绪研究的不断进步,但在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部分问题。首先,课堂教学早已形成了固有模式,缺乏趣味性,且缺少学习者展示的机会。后续研究可以深入调查如何创新当下教学模式的方法,教师如何更好利用线上工具给予学生更多展示和学习的机会,有效降低学生的消极情绪,提高其积极情绪。

2 情绪研究的路径及方法

2.1 动态系统框架的引入

情绪是动态变化的。近年来,情绪研究路径和方法呈现全面性与动态性的趋势,比起共时的情绪研究,现今的情绪研究重视个体差异的动态发展和历时发展,研究情绪动态变化的情况及其产生的因素,调查学生学习外语时情绪的波动。例如, Kruk 调查了复杂动态系统框架下的情感变量的特点,包括交流意愿、动机、语言焦虑和厌倦。结果表明,经历整个长期的实验过程后,相关变量的水平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量水平的变

化受到一些积极情绪的影响^[12]。

2.2 干预与调节策略的实证探索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进一步推广, 情绪研究的实践性也明显增强。情绪研究出现积极转向, “干预”与“调节”成为研究的重点。罗少茜等人研究发现外语学习中的策略使用对自我调节具有中介效应, 二者均为影响外语学业成就的因素^[17]。Yu et al.提出消极外语情绪调节策略尤其是消极回避和迁怒发泄会引发外语学业倦怠, 并打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18]。

2.3 混合研究方法的创新

情绪研究方法日益丰富, 尤其是剖面量化研究成为新的突破口。李斑斑等人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我国外语学习者的思辨倾向潜在类别, 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思辨倾向潜在类别与外语愉悦和外语成绩的关系, 发现高思辨水平的学生拥有更高水平的外语愉悦和外语成绩, 低思辨水平的学生恰恰相反^[19]。薛荷仙和王亚冰探讨外语情绪调节策略异质性对外语情绪的影响, 测量了八个维度的情绪调节策略、两种积极外语情绪和三种消极外语情绪, 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学生在外语情绪上有显著差异^[20]。

越来越多的实证方法和创新路径引入到了情绪研究之中, 这使得情绪研究变得多样化和具体化。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 纳入更多调节变量和扩大样本量, 丰富对外语情绪研究的认识与理解, 为外语教学实践提供可视化数据参考。

3 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文对国内外外语情绪相关研究内容进行了梳理, 并对已有研究的主题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未来外语学习情绪研究具有启示作用。首先, 未来研究应加强多变量交互作用分析, 单一情绪变量的研究难以揭示复杂教学情境中的情感动态, 未来需整合个体差异、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 构建多维交互模型。第二, 应拓展跨语言环境比较研究, 现有结论多基于母语与二语环境, 三语或多语学习者的情绪特征尚不明确, 跨语言比较可揭示文化及语言层级对情绪的影响。第三, 应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下的情绪管理, 混合式教学、元宇宙课堂等新兴模式为情绪研究提供新场景。例如, 虚拟现实技术如何影响学习者的沉浸感与焦虑水平值得探讨。第四, 应追踪情绪的动态演变, 长期追踪研究(如历时一年的情绪变化)能更全面揭示情绪与语言习得的因果关系, 为动态干预提供依据。

外语学习不仅是语言知识的传递过程, 更是情感与认知交织的复杂活动。情绪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核

心, 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投入度及学业表现。外语情绪研究应遵循“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契合现实外语教育发展的需要, 有待未来更多的学者共同对此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董连棋. 外语学习者情绪研究进展与前景——从“调控情绪”到“培养情商”[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5): 18-25.
- [2] Dewaele, J.M., & Li, C.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Foreign Language World, 2020, 196(1): 34-49.
- [3] 江桂英, 李成陈.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语界, 2017(5): 32-39.
- [4] Prior, M. T. Elephants in the room: An “affective turn,” or just feeling our wa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9, 103(2): 516-527.
- [5] Lee J.S. The role of grit and classroom enjoyment in EFL learner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20(2): 1-17.
- [6] 王萧棋, 惠良虹, 李冬媛, 等. 无聊情绪对外语学业成绩影响的元分析[J]. 现代外语, 2024, 47(4): 490-502.
- [7] Pekrun, R. & Linnenbrink-Garcia, L. Academic emotions and student engagement[C]//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tudent Engagement. New York: Springer, 2012: 259-282.
- [8] Pekrun R., T. Goetz, W. Titz, et al.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2, 37(2): 91-105.
- [9] Dewaele, J.M., & P.D. MacIntyre. The two faces of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4(4): 237-274.
- [10] Lu, Z. & M. Liu.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y EFL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xiety, reading strategy us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5, 5(1): 65-85.
- [11] Elkhafaif, 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anxiety in the Arabic language classroom[J]. The Modern Language

- Journal, 2005, 89(2): 206-220.
- [12] Kruk, M. Dynamicity of perceive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motivation, boredom and anxiety in Second Life: the case of two advanced learners of English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19.
- [13] Jiang, Y., & Dewaele, J.M. How unique is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enjoyment and anxiety of Chinese EFL learners?[J]. System, 2019, 82(59): 13-25.
- [14] 施渝, 樊葳葳. 大学生四级考试复合式听写状态下的听力焦虑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 36(6): 55-60+125.
- [15] 李航, 刘儒德. 大学生外语写作焦虑与写作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及其对写作成绩的预测[J]. 外语研究, 2013(2): 48-54+112.
- [16] 顾钧仪, 赵珊珊, 杨冬玲. 线上教学环境中感知教师支持在特质情绪智力与外语愉悦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探析[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6): 83-90+117.
- [17] 罗少茜, 孙理和, 曾玲. 外语学习自我调节、策略使用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29(4): 62-66.
- [18] Yu, X., Wang, Y. & F. Liu.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burn out amo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dergraduat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l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13): 80-81+18.
- [19] 李斑斑, 马利红, 曾亚岚, 等. 二语思维模式与外语情感之关系的潜在剖面分析[J]. 现代外语, 2023, 46(4): 527-539.
- [20] 薛荷仙, 王亚冰. 外语情绪调节策略与外语情绪: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 外语教学, 2022, 43(4): 62-68.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